

SHIJIE JINGJI YU GUOJI ANQUAN

世界经济  国际安全

武桂馥 著



世界经济与国际安全

武桂馥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济与国际安全
武桂馥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红山口甲三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区龙门口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11.75印张·283千字
1989年11月第一版 198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 * ISBN7-5626-0202-6/D·68

定价：4.25元

前　　言

历史的巨轮正以其磅礴的气势，驶向21世纪。我们生活的星球正在谱写着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新篇章。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岁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强音构成了国际社会跨入新世纪的序曲。世界各个不同国度的人民，在对本世纪的艰难历程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的同时，憧憬着美好的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在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绘制着迎接未来国际竞赛与挑战的战略蓝图。

在世界各国谋求安全、争取发展的今天，发展与安全的关联、发展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和突出。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在分析和判断自己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时，都已完全离不开充分研究与估量世界经济中的实力对比格局和利益关系对本国安全的影响。由于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迅猛异常，各国的实力地位不断消长，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从而，不仅为国际经济领域中各国实力和利益差别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持续不竭的动力，而且这些差别和矛盾正在强化着自身对国际政治、军事领域的制约与要求。因此，使得世界经济与国际安全的关系这一课题，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迫切性与挑战性。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衷心希望我们祖国在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振兴，也在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安危。服务于

国防建设事业的使命感，促使我对上述课题进行了初步探索。现在，我荣幸地把自己不成熟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

对这一难度较大的课题的研究设想，是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教研实践中逐步形成并最终确定的。国防大学是培养我军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与研究人才的全军最高学府，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是其高层次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适应教学的需要，我和全校的广大教研人员一样，也在努力探索如何在深化改革中，以加强科研来提高教学水平。因此，《世界经济与国际安全》这一科研选题，首先凝聚着作者为教学服务的心愿。同时，我也希望在这一尚待进一步开拓的研究领域，为我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研究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研究世界经济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和难度，要求我们必须确立世界经济、政治、军事“三位一体”的系统观，在知识结构上力求兼容经济、政治、军事、历史、地理等诸学科。数年来，自己虽然坚持教学相长，边干边学，注意扩展知识结构，积累并研究了大量文献资料，也经历了“日间挥笔夜间思”的艰苦的创作过程，但终因水平有限，只能以此不成熟之作抛砖引玉。恳望广大读者对著中的疏误之处多予批评指正。

作为全著的前言，我想在此对全著的结构体系、研究特点和方法作一简要介绍。

考察世界经济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是本著的主题。全著9章在内容上可分为五个主要层次：第1章作为第一个层次，从总体上论述世界经济在世界战略全局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一层次具有导言的性质，包括抽象的逻辑叙述与具体

的世界经济影响世界总体战略格局的实证分析两部分。第2——4章作为第二个层次，从多领域、多渠道的具体转化机制上，论述了经济实力形态转化为军事实力形态的全球规模、格局与态势。第2章是从价值形态上论证世界经济格局制约下的全球军费开支的严重不平衡局面。这种从价值形态入手而展开的研究，同军事经济再生产的现实运动的起点是一致的。第3章是从物质形态上论证经济实力向军事实力转化的全球格局与态势。这是在第2章从价值形态上考察军事投资的基础上，从科研、生产、教育训练三个层次，进一步研究军事产出的三种不同形态，即：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人文素质。第4章是将封闭研究转向开放研究，通过对军事资源国际转移的规模、方式、结构和格局的动态考察，揭示各国经济实力向军事实力转化的外部条件及其对各国军事实力消长的影响。这实际上意味着已将实力形态转化的研究，由第3章论及的科研与生产领域延伸到国际流通领域。这种军事资源的国际流动，不仅包括以价值计量的国际军事援助，而且包括以物质形态进行的军事技术的国际转让和武器交易。第5——7章作为第三个层次，从变化中的利益关系与实力格局的有机结合上，论述了当代世界经济对国际安全的综合影响。第5章重点考察了当代世界经济制约战争的两种功能与双重效应。第6章侧重分析了在战争与和平的转换、交替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对世界军事战略态势发挥的动态调节作用。第7章着重研究了世界经济对各国军事战略的制约。第8章作为第四个层次，通过对国内外此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与动态的综合评述，揭示融国家安全与发展于一体的战略设计，正在成为国际战略舞台上日益崛起的一种新趋势。第9章作为第五个层次，再从总体上展望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对国

际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了对本世纪末、下世纪初世界战略格局变化趋势的预测，以及对主要战略力量未来地位消长的估量。在上述五个层次的论述中，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代世界的主题，构成了贯穿始终的主线。

实力、利益、安全是本著考察的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在各章的具体论述中，本著把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主要指外交）关系、国际军事关系，作为国际间利益关系的三种外在形态；把对外经济战略、对外政治（主要指外交）战略、国防战略（含军事战略），视为世界各国谋求国家安全的三大战略支柱。著中强调指出，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要潮流的时代，以科技与经济为主体的综合国力、国际经济关系、对外经济战略，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已经具有了愈来愈重要的特殊意义。

就国际战略研究的意义而言，研究世界经济与国际安全的关系，其研究的理论归宿应当是安全。这样，研究的范围与容量自然就超出了单纯的世界经济研究本身。由于这一研究是从世界战略全局的高度去考察全球经济与政治、军事的关系，它的研究对象与任务又显然不同于国防经济学和一般的国际政治学。

研究世界经济与国际安全的关系，在方法论上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自觉坚持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抽象分析与具体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国际上有些著作，如美国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虽然其知名度很高，但由于应用基本上是历史的方法，因而，对当代世界的经济与安全的关系的分析不能不令人感到逻辑上的单薄与较为肤浅。我觉得，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上，不管是进行历史的追溯还是进行实证的考察，都应当通过理论的抽象，使之上升到

逻辑的高度，从而获得规律性的认识。在这方面，尚需要不断探索。

鉴于世界经济与国际安全这一课题的特殊的研究内容，以及它所需要规范的研究方法，使得建立一个能够容纳这一内容的新学科已诚属必要。西方已提出的国际经济政治学，在外延上虽失之偏窄，但不乏参考价值。我认为，建立我国的国际战略学可能是一个适宜的选择。虽然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结构体系、概念和方法等，可以展开广泛的探讨与争鸣，但世界经济与国际安全的关系的研究内容寓于其中，则应当是肯定的。

世界经济作为我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与我国的对外开放密切相关，而且又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产生着客观的影响。对于前者，我国早已形成研究“热点”；而对于后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我希望拙作会引起更多的同志的兴趣，从世界经济这一最深层次来思考安全问题，为拓宽和丰富我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体系和内容而共同努力。

在本著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国防大学有关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国防大学出版社给予了支持与指导。我的同窗及好友高铁生、吕亿环、夏申诸君，提供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武桂馥

1989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国际战略舞台上的世界经济	(1)
第一节 构成世界政治的坚实基础.....	(2)
第二节 调节世界政治军事力量的组合.....	(11)
第三节 以双重机制影响国际安全.....	(43)
第二章 构筑世界军费开支的不平衡格局	(56)
第一节 世界军费开支的迅速增长与结构变化.....	(57)
第二节 世界军费开支的基本格局.....	(65)
第三节 国民经济军事负担的国际比较.....	(81)
第三章 扩大军队建设的国际差异	(87)
第一节 加剧世界军事科技发展的不平衡与竞争	(87)
第二节 决定各国在世界军火生产分工中的地位	(97)
第三节 造就不同规模与素质的军队	(112)
第四章 推动全球军火贸易持续发展	(118)
第一节 世界军火贸易流量与结构迅速扩展	(118)
第二节 世界军火贸易方式日趋多样化	(123)
第三节 世界军火贸易格局变化显著	(128)
第五章 制约战争因素的消长	(146)
第一节 遏制世界战争	(147)
第二节 诱发局部战争	(162)
第三节 威慑的实力与实力的威慑	(180)
第六章 调节世界军事战略态势的动态变化	(193)
第一节 约束超级大国全球争夺的攻守态势	(193)
第二节 经济因素与世界“热点”	(208)
第三节 当前国际局势趋于缓和的经济背景	(223)

第七章 影响各国军事战略的选择	(231)
第一节 目标利益与军事战略目标	(231)
第二节 经济实力消长与军事战略调整	(247)
第三节 对我国战略设计的启迪	(255)
第八章 经济因素作用下安全战略概念的扩展	(262)
第一节 国际战略研究的新动向	(262)
第二节 安全战略概念的新探索	(278)
第三节 安全与发展战略趋于一体化	(296)
第九章 瞩目未来的发展与和平	(310)
第一节 综合国力的“马拉松”竞赛业已开始	(310)
第二节 编织的利益之网经纬更加复杂	(326)
第三节 发展的潮流呼唤着和平的未来	(343)

第一章 国际战略舞台上的世界经济

历史的长河川流不息，时代的巨轮奔腾向前。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要潮流。

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有战争与动乱，还有饥饿与贫穷，维护和平，争取发展，依然是各国人民面临的严峻课题。

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我们谈和平，已经离不开谈发展，同样的，我们讲发展，也已经离不开讲和平。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在国际战略舞台上已经互为前提，融为一体。从而，要求战略分析家们在谈论世界的命运与前途时，必须具有将世界经济与国际安全兼容的宏观视野，掌握驾驭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综合研究的知识与本领。

世界经济是世界政治的基础，也是国际战略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懂世界经济，至少算不上是一个完全的国际战略研究家。因为，马克思早就指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①马克思的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一国的法律、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都有它的经济基础，应当从它的经济来理解它的上层建筑。同样，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也是以世界经济为基础的，各种国际政治问题，也都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对此，列宁曾经深刻指出，不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战争和现在的政治”。^①当代世界的现实，极为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上述论断的科学性。

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世界战略环境的进程和格局。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强有力地制约着当代世界政治、军事力量组合及其调整的战略格局。综观当代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同经济实力、经济利益和经济矛盾等经济因素相联系。因此，我们应当坚持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学会从世界经济这一最深层次去研究世界战略环境，善于在世界经济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去正确估量国际战略形势，洞察国际政治斗争风云的变幻，并把握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质，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

第一节 构成世界政治的坚实基础

在国际战略舞台上，世界经济构成了世界政治的坚实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世界政治通过外交与军事两种方式的互相转换，决定和平或战争。因此，世界经济影响国际安全，是通过世界政治的两种不同斗争方式发挥作用的。

作为世界政治的基础，世界经济首先决定了世界政治的形成。

世界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在世界经济形成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相联系的国际经济活动与联系的产生，是世界政治现象出现于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31页。

地球的先导。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世界各国基本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因当时社会经济的性质和生产力的落后水平，或限于个别国家，或限于局部地区，即使国家间的战争或结盟关系，也具有典型的区域色彩。因此，在那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不可能产生全球意义的世界政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它在当时所代表的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形成，从而也呼唤着世界政治的诞生。

纵观世界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所驱动的黑奴贸易与海外殖民掠夺，以及近代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产生，奏响了世界政治形成前的序曲。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加速促进着世界经济的形成，并直接推动着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革。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中，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社会化、分工专业化迅速扩展，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在相继建立了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分工体系和统一的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对外商品输出，其“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①它们以此冲破封建的闭关自守的障碍，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并以近代先进的交通工具把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从而，推动了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

①世界市场的建立，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其它各种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促成了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的出现，并使世界政治开始形成。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②当然，这时的世界政治依然处于形成过程之中，还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政治。

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力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带动了电力、冶金、化学、通讯、交通等一系列近代产业群的迅速崛起，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大大加速了生产国际化、商品交换国际化的进程，促使世界经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终形成。在这一世界经济最终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中，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成为全部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在垄断基础上形成的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不仅在国内实行剥削与统治，而且以国内过剩资本对亚非拉不发达地区大量输出为主要手段，在国外争夺商品销售市场、廉价原料产地和有利的投资场所，从而建立起世界范围的剥削体系。以资本输出为主要方式的对外经济扩张与掠夺，大大加剧了帝国主义各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它们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角逐愈演愈烈。于是，国际垄断同盟便按资本、实力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同时，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帝国主义列强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领土也展开了疯狂争夺，于20世纪初将世界领土分割完毕，建立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剥削奴役全世界的殖民体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8页。

使世界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在上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深刻背景下，“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①在国际经济关系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世界各国间的政治关系也越来越广泛与复杂，业已囊括了一切文明国家。在这一历史阶段，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上争夺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它们在政治上对世界领土的瓜分完毕，以及为重新瓜分世界领土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也导致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危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使世界经济、同时也使世界政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已不再是单一的“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②而是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存的局面。从十月革命胜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恢复、危机、相对稳定、大危机、特种萧条和危机等阶段，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在政治上最终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此同时，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国家遭到严重削弱，推动了欧亚一大批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导致了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的瓦解。战后，社会主义经济已形成了世界性体系，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并存与竞争；发展中民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3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33页。

族主义国家经济也逐步崛起，世界经济格局走向多极化。与此相适应，世界政治体系也最终形成，政治格局也呈现出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历史和现实表明，虽然战后世界经济影响世界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采取了一些新形式，具有了新内容和新特点，但它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仍然是通过下述四种主要机制：

一、科技革命推动下的世界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的变化，决定着它们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地位的消长

恩格斯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而且通过引起世界经济中各类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阶级关系和国际政治。本世纪40年代兴起的以核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使世界经济获得空前发展的同时，又加剧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为战后初期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日本、西欧在战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来看，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与这种不平衡相适应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它们各自的国际政治地位从而导致国际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呈现此消彼长的复杂局面。正因为如此，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愈来愈强调科技实力与本国国际政治地位的不可分割性，都力图以科技优势的竞争提高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美国商务部在1983年3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如果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中的领先地位继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

下降的话，这将会给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造成深远的影响。”日本目前正在雄心勃勃地以“技术立国”方针，推进其走向“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而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西欧，则笼罩着一片“欧洲衰落”的悲观情绪，哀叹“自18世纪以来，形成工业革命的重大创新行动第一次不起源于欧洲”。^①不少人担心，若听任科技中心的转移，则世界领导中心将由大西洋移向太平洋。

二、世界各国在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的变化，最终制约着各国不同时期的对外政策的选择

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各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有其在时间阶段上的相对稳定性。因而，各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也相应地具有了时间阶段上的相对的确定性。但是，经济实力强弱不一的所有国家，其经济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直线上升的，而是时有困难、挫折或危机。各国经济状况的动态变化，就必然直接制约着各国在不同时期的对外行动的意志和能力，并使这种制约作用在其不同时期的对外政策的修改中集中反映出来。例如，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期间，苏联之所以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从古巴撤出导弹，并接受美国的检查，是因为当时苏美之间经济、军事实力的对比还比较悬殊，苏联当时的经济状况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吞咽下这颗忍辱退让的苦果。而在时隔13年之后的1975年，苏联之所以敢于唆使古巴出兵安哥拉，并以此为契机，发起与美国加紧争夺的战略攻势，公开推行南下战略，悍然于1979年武装侵占阿富汗，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在于苏联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苏之间经济实力对比的差距，因苏联经济的较快增长而明显缩小，1975年美苏国民生

^① 美国《华尔街日报》1983年7月29日。